

名家名团

# 特色饭店特色菜

◆ 任海杰

## 谈柴科夫斯基交响乐团演奏柴科夫斯基

就像一位美食者，差点漏掉一席美味大餐。当听说俄罗斯的柴科夫斯基交响乐团要来东艺演全套的老柴交响曲（第一至第六），一开始我并没太在意。一是老柴的音乐太熟了，二是艺术节期间要听的音乐会太多了，多得分身乏术（有时一天有多场演出同时进行），三是以前不知道这个团——曾现场聆听过不少俄罗斯的大牌乐团：圣彼得堡爱乐乐团、马林斯基管弦乐团、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俄罗斯国家爱乐乐团……对这个“突然”冒出的柴科夫斯基交响乐团，就显得有些陌生了。

然而，当我聆听了该团全部三场的音乐会后，我要为自己的孤陋寡闻和尚浅的“乐”历道歉。这个柴科夫斯基交响乐团的前身，其实就是当年首苏联广播交响乐团，创建于1930年。许多杰出的音乐家与之合作过（恕我不一一列举尊姓大名了），1993年，乐团正式更名为柴科夫斯基交响乐团。以俄罗斯音乐代表人物（柴科夫斯基）来命名一个乐团，既是荣誉也是压力，而此番他们在上海的惊艳表现，完全对得起老柴这个品牌，名副其实，令人激赏！

三场音乐会的曲目分别为：第一与第六、第二与第五、第三与第四，就像个逐渐收拢的拱形。因为老柴的前三部交响曲平时很少上演，后三部又经常上演，这样一“生”一“熟”的搭配组合，对欣赏者来说，别有趣味。执棒这三场音乐会的是保加利亚人、乐团的终身客座指挥米沙·达迈夫。

就目前听过的一些知名俄罗斯交响乐团来说，其风格大致可分为：以圣彼得堡爱乐乐团为代表的传统特色、以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为代表的偏西欧风格，马林斯基管弦乐团和俄罗斯国家爱乐乐团等似乎两者兼而有之。而这次亮相的柴科夫斯基交响乐团（以下简称“柴团”），则另辟蹊径，有自己的特色——音色朴素、细腻，音响平衡、融洽，结构严谨、扎实。特别要大赞他们的圆号声部与低音贝司，层次细腻丰富，弹性十足（低音贝司）。整个感觉是精雕细琢而又浑然天成。从没听到过俄罗斯的乐团能够发出这样的声音，从没感觉到低音贝司会在整个乐团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真正的独一无二，别具一格。

第一场的第一交响曲（冬日之梦），犹如俄罗斯广袤的旅途音乐日记，融入多首深情的俄罗斯民歌旋律，乐队的演奏舒展温馨，沁人心扉。第二乐章四把圆号的齐奏，音色音量的控制尤其美妙。第六交响曲（悲怆），仿佛是回首前尘往事而弥漫出的一种美丽忧伤的境界。第三乐章快板中后段的进行曲，往往会“爆棚”以致“失控”（当然会有极度刺激的效果），但指挥达迈夫控制的“柴团”却从容不迫，激情而不滥情。第四乐章悲怆的慢板中，达迈夫有两处明显的休止，抑扬顿挫，气息独到，是为妙笔。在后面两场演出中，我发现达迈夫特别擅长此道，都运用到恰到好处。

第二场的第二交响曲（小俄罗斯），第一章一开始四把圆号又大显神威，令人联想到勃拉姆斯交响曲中著名的圆号——原来老柴也有这个本事。而第四章终曲的开篇，又令人联想到穆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中的终曲“基辅之门”——虽然老柴此作早于《图画展览会》（钢琴版）两年，但俄罗斯的情怀看来是一脉相承的。第五交响曲可能是此番上海之行最为成功的巅峰演绎，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跌宕起伏，丝丝入扣，感人肺腑。

第三场的第三交响曲（波兰）与第四交响曲，创作时间虽然才相隔两年，但后者已显示老柴交响曲的飞跃，标志着他个人风格的形成和成熟。在老柴前三首交响曲中，第三相对较弱，但达迈夫的“柴团”却做足文章，梳理清晰，强弱得当，尤其是第五章热情的快板，风驰电掣般的一气呵成，惊心动魄，极刺激！达迈夫曾受教于杨松斯，他对乐曲结尾处的高潮处理，颇有其师的神韵。这在“柴四”中的表现更是彰显无遗。

纵观达迈夫的三场指挥，显见是正处于上升势头的实力派，据悉不久他将接替老艺术总监费多谢耶夫的班（北京的演出就是由费老指挥的，据说反响更热烈！）。

有人说，这次“柴团”的演绎才是真正原汁原味的老柴。我倒并不这么认为。因为对俄罗斯乐团来说，谁是真正的原汁原味，难以武断评判。我想套用美食界的一句话：这是特色饭店烹任的特色菜。



# 匆匆远行 永留遗憾

## ——追忆钢琴家、指挥家佐尔坦·科奇什

◆ 李严欢

作为本届上海国际艺术节“匈牙利文化周”中的重要演出之一，在匈牙利国家爱乐乐团于本周一晚的音乐会中，当乐团单簧管首席吹出巴托克《乡村的夜晚》那忧郁的主题，台下一些乐迷也难掩伤感之情。因为就在当天早晨，传来该团音乐总监、原定指挥本场演出的佐尔坦·科奇什（Zoltán Kocsis）因病于匈牙利时间11月6日下午2时许去世的消息。大约一个月前，当更换指挥的讯息发布时，大家还只为“匈牙利钢琴三杰”中如今仍活跃于舞台的科奇什和席夫终究未能在同一届上海国际艺术节中亮相而抱憾，孰料如今这份遗憾却随着科奇什的猝然离世再也无法弥补。

钢琴家、作曲家、指挥家、教师、音乐学者……这些重重角色构筑起佐尔坦·科奇什五彩缤纷的音乐人生。在钢琴前，他的演奏具有高度的理性和智慧，使自己在年轻时就被公认为是一位完美无缺的独奏家和室内乐演奏家；作为指挥家，他与伊凡·费舍尔共同创立了近年来多次来沪的布达佩斯节日管弦乐团，从而将自己的音乐理念传递给更多同行；经他改编的拉赫玛尼诺夫《练声曲》等作品，也早已跳出单纯的“改编”，成为一系列浸润着他强烈个人风格的“创作”作品，颇受同行们的喜爱；他广博的文化素养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又让他成为一位目光犀利且富有远见的音乐学者和评论家。

上世纪70年代，在匈牙利钢琴名师帕尔·卡多萨门下曾走出德绍·兰基（Dezso Ranki）、科奇什和席夫这三位各显神通的高足。不过在公众眼里，生于1952年的柯奇什不仅演奏比两位



师兄弟更能感染人心，其音乐才华也显然更为全面。自从他在28岁时获得匈牙利贝多芬国际钢琴比赛的金奖后，他的音乐活动渐渐从祖国向欧洲各国扩散。1971年，他第一次踏出国门在德累斯顿演出，随后他又带着自己的拿手好戏——巴托克《第一钢琴协奏曲》开始了在美国的巡演。很快，他的才华也引来钢琴大师李赫特的关注，邀他前往奥地利、法国等地，作为搭档，在音乐会中一同演奏双钢琴作品。

在与志同道合的同胞伊凡·费舍尔共同建起布达佩斯节日管弦乐团之后，科奇什在忙碌于演奏的同时，也开始走上指挥台，和费舍尔一起肩负乐团发展的重任，直至十余年后接任匈牙利国家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之所以转型为一位指挥家，只因科奇什胸怀“更好地推动匈牙利民族

# 现代舞，不是用来懂的

◆ 姚安

今年夏秋之交看了不少现代舞演出。虽然都冠以现代舞之名，但这些演出的形式和内容是如此多样，带给我的感受也是如此不同，唯一相似的是，当我走出剧场时，几乎都无法确定我看懂了某场演出，能确定的只是内心的感受有多强烈，或者多迷糊，这时便越发能体会林怀民说过的一句话：“现代舞不是去看懂的，而是去感受的。”通过肢体传达的思想、心境、态度、趣味，犹如无线电波，当频率相同时，必然会接通，产生共鸣。

D 现代舞展里有个作品很打动我，名叫《Fade》（流逝），是新加坡一个舞团Frontier Danceland带来的。它的表现方式很独特，我在看的时候，犹如观看一场无声的黑白电影：舞蹈巧妙地从一张凝固的相片开始，采用倒叙手法，讲述了一个背井离乡的年轻女子，在命运的洪流中艰难却坚强跋涉的人生景象。女子离家前，她

的姐妹在桌边为她梳头，旁边一位老人用方言絮说着梳头的用意，仿佛一种成人仪式，预示着女子从此要独自经历和承担人生的各种况味。象征着人生风浪的几位黑衣舞者以不间断的翻滚动作在舞台间快速移动，女子必须小心地穿行、腾挪、跨越，不容片刻喘息，才不至于被风浪阻挠、吞没。她的姐妹隔岸观火，却无法上前相扶，因为自己脚下的道路也不平坦——毕竟每个人只能为自己的生命负责……最后，两姐妹重新定格为那张黑白相片，静默不语，却仿佛道尽了人生沧桑。短短7、8分钟的作品蕴含了丰富的意象，令我回味无穷。事后，我翻阅节目介绍，原来此作品是编导为新加坡上世纪50年代那些在逆境中求生的“妈姐”所创作，表现的是在城市迅疾发展变化中那批不屈从于旧式婚姻、坚强自立的女性群体。尽管编导特指的是“妈姐”那样一个特殊的人群，但并不

妨碍我从作品中获得丰富感触——与命运抗争这个主题是有共性的，姐妹间的温情是有温度的，这些足以唤起我的情感体验。在姐姐为妹妹梳头的那个瞬间，我闭上眼睛，仿佛能看到小时候坐在小板凳上，享受长辈们为我打理头发的温馨画面，突然就觉得鼻子酸酸的：时光在片刻不停地流逝，但那些曾温暖过、感动过我们的瞬间，却永远不会流逝。

如果说《Fade》是现代舞带给我的感动，那么玛丽·舒娜现代舞团的《肖邦·二十四首前奏曲》给我的，则是崇拜。伴随着钢琴演奏的二十四首前奏曲，玛丽·舒娜以独舞、三人组舞、群舞等相结合的复合表演形式，恰到好处地与音乐融为一体，幻化出千姿百态的舞步：时而性感、时而诙谐、时而悲怆，当我还在为这一支舞的想象力赞叹不已，下一支舞的创造力再次超越我的想象，舞者们的身体犹如流动着的音符，似乎穷尽了人类肢体动作的各种可能，带给观众如同看万花筒般的惊奇感受。这是我第一次用崇拜的眼光仰视一位现代舞编导，因为她的作品中浓缩了无限的智慧，只有两个字形容：“高级”！

## 美景诗书画评乐

一  
人间何享天上曲，  
柴翁欣生俄罗斯。  
形而下者慕追道，  
形而上者器何止。

二  
步夏当途羁冬旅，  
浪漫奇纵出沉郁。  
淤泥欲横俗欲拔，  
孤鹤悲鸣哀鸿泣。

三  
田园诗展葬礼曲，  
华尔兹示德意志。  
启法拓技举五章，

别风异趣谋远驰。  
四  
幸福愁苦冲何突，  
现实忆往意迷绪。  
桎梏相逐斥自由，  
长歌当笑勤当哭。

五  
黑红抱搏沐蓝绿，  
点线缠绵冰火浴。  
也曾怒吼奔光明，  
更籍壮声鼓中呼。

六  
生命交响贯六曲，  
绝叩命运主旋律。

秋风向死争向生，  
春光向生当向死。

## 六交觉六味六绝

◆ 景在平

2016年11月4日晚加5日下午和晚上共三场，柴科夫斯基交响乐团在米沙·达迈夫先生指挥下，在东艺音乐厅倾情演奏了柴翁全本六部交响曲。滋味味浓，画活意远。回首自己走过的一甲子风雨，虽反复欣赏柴翁之美乐，但再次全本连续完整现场原味欣赏柴翁六部交响曲，仍数度热泪盈眶，始终心潮澎湃。诗书画印舞乐韵，相同于生命之情，相通于命运之泪也。

2016年11月5日晚于上海东艺音乐厅随享随想随笔

